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 第十三回 論鬼神善破迷信 拜觀音假托荒唐

話說黃繡球對黃通理言道：「要她修行，須依她兩件事。」黃通理問是那兩件事，又不肯就說出來，誰知是一句隨口支吾的話，莫說兩件事，連一件事都沒有。當時做書的被她誑住，如今看官們也才算受了做書的一個誑，一笑而已。閒話休提。卻說自由村上那覺迷渡口的一座庵堂，原名就叫覺迷庵，數十年來未遭兵燹，卻是房廊殿宇，均已頹敗，一向無人住持。近幾年才有一個年老姑子帶著一個伴當，在庵內修葺了兩間小屋，借地修行。這年老姑子，原也生長在自由村上，自幼隨宦出外，嫁於外鄉，也做過小小之命婦，眼前已五十多歲，窮寡無依，故此回到家鄉，揀了這個庵堂，安身事佛。那伴當便是到黃繡球家去化緣的，係從外鄉跟隨而來。佛門名為師徒，其實同俗家母女一樣。他二人住在庵裡，起初靠著老姑子的些微積蓄，布衲淡飯，將就過得。後來老姑子病了一場，又被賊偷了一票，雖說出家人用度儉省，也攔不住是坐吃山空。老姑子既得了這座荒庵，又有個終老之意，看看自家老病頹唐，一旦寂滅之後，叫那中年伴當怎樣支撐得住？因此上才叫那伴當出來募化些，廣結善緣，無非想得幾家施主，弄幾個護法，從中攬些經懺生意。那伴當尼姑，卻於此等事，是慣常行家，奉了老姑子的命，一連就出來募了好幾天。這日到了黃繡球家，認是黃繡球倒像一位信女，又見黃繡球要到他庵內隨喜，回去便與老姑子言講。

過了兩日，黃繡球處倒也忘了此事，恰為遇著九月十五，那尼姑又上門來，帶了兩樣素菜，說：「是老姑子親手調制，送給施主結緣的。歇三四天，便是觀音生日，還要請施主到小庵裡吃個素齋。我家老姑子，本來想親自登門，因為氣喘走不得路，特著小尼前來致意。小庵裡供奉的觀音大士，雖是小小的一座木身，卻係我家師傅從峨嵋山請下來的，奉了二三十年，靈驗無比，如今供在木龕內。有時龕內就放出光來，同月亮一般。去年庵內失賊，不虧是大士化身，現出一個男子，把那賊趕走，我師徒二人，險些還被那賊害死了呢。你道這是靈不靈？你若到庵內虔心拜求，包管你家老爺升官發財；你家相公們，長命富貴；你將來還要受誥封，做一品老夫人。最好趁十九，菩薩過生日這一天，去許個願，替菩薩裝個金身，助一盞琉璃長明燈，是功德無量的。阿彌陀佛！」

黃繡球當時聽了這等說話，要照她平日性情，如何肯耐煩聽下去，她卻此番聽了，只管是笑，也不講不收那尼姑的素菜，也不講幾時到庵裡去，直待那尼姑把話說完，她還只像笑嬉嬉的發呆。那尼姑原想收了她的菜，自然再好打個秋風，不然，就先聯絡起來，等十九觀音生日那天，請黃繡球去拈香，讓她老姑子好好的結交上去，不意黃繡球盡管笑而不答，倒把那尼姑呆住了，要去不得，要留不得，要再說些話，又無話可說。只見黃繡球的小兒子黃權，走了過來，說：「請母親吃飯去。」那尼姑這才趁口道：「這裡兩樣素菜，可惜攔冷了，不曾蒸一蒸，小相公請你帶過去，嚐嚐罷，小尼就此告辭。」黃繡球聽說她要走，也不款留，便將菜另外拿碗騰出，裝了些果點，給她帶去。那尼姑就稱謝而行。

黃通理與黃繡球吃飯之間，說：「方才這醜尼姑一派胡說，我曉得你不耐煩去聽她，何苦又招接她，收她這菜」在這些人身上，只怕沒有什麼作用，不如以後同她斷絕了為是。」黃繡球道：「這話我又不以為然。大凡一個人，既是天生下來的，不論男女，一樣的有五官四肢，一樣的有性情意識，怎好說沒有作用？只是作用差了，不講她是尼姑，入了邪魔外道；便是夫人小姐、太太奶奶，享得些庸福，做一世庸人，也還不同那尼姑一式，有何分別？且如你們男子當中，不論何等執業，只圖得一生衣食，不知做人到底是怎樣做法，大概懵懵懂懂，過上幾十歲，與草木同腐，這更不如那和尚尼姑，還有一種迷信的範圍，就著他的範圍，容易感化呢。」

黃通理道：「和尚尼姑，迷信的是菩薩，究竟他們也不過借著菩薩誑騙衣食，那裡有什麼信？有什麼迷？我們中國人，也不但和尚尼姑，都是迷信鬼神。如今正要破去世界上的這種迷信，豈可還用那神道設教的法子，再把《封神傳》、《西遊記》的影響，造起因，證起來？」

黃繡球道：「你說和尚尼姑不是真心迷信菩薩，這話有理，要曉得中國人迷信鬼神，也不是真心迷信，不過存著個邀福避禍的心，得了福，以為是鬼神所賜；得了禍，也以為是鬼神所派，因此無福的求神拜鬼，惹禍的求神拜鬼，無禍無福的，也求神拜鬼。他時時處處有一個禍福的念頭，所以他時時處處就有一個鬼神的思想。你看鄉下城外，有一棵樹、一口井，或是一塊木頭、石頭，偶然碰了碰，過一過，沒有病的病起來，有病的湊巧第二天好了，就哄然說樹上、井上、木頭、石頭上，有神有鬼，弄得大家來拜跪禱告。問他所以禱告的原故，不過說是求免災晦，求發財，求生子，總總有求而已。求的時候，心中有個鬼神，目中也像有個鬼神，儼然在旁，求過了之後，不但目中毫無鬼神，就連心中也一絲記不著他，可見並未嘗實實在在奉著鬼神，算得個『迷信』二字。照我說迷信的實際，就如人好嫖好賭一樣，有也要想著他，沒有也要想著他，窮也不怕，餓也不怕，連日連夜，不睡覺，不吃飯，沉溺其中，在什麼事都不管不怕，只是心心念念，想去嫖賭，才算真是迷信。做到這樣迷信的地步，在嫖賭上，是成了個極下流的東西。若把這迷信，移到做正經事，講正經學問，便成了個百折不撓、自強獨立的大丈夫、奇女子。就是那求神拜鬼的一班人，果然不計禍福，確確實實見得有個鬼神，要去崇拜他，成了迷信，這種迷信自古以來也很少有，都因為只把鬼神不是看得怪誕，便看得尊嚴，所以說得深的，就同天一樣，高遠難稽；說得淺的，竟猶如巫祝一般，可以任人乾請。

「據我看，鬼神只是與人相同，全憑一個道理，做人的道理，應該愛國愛種，愛己愛物；做鬼神的，自然也應該愛國愛種，愛己愛物。從黃帝以來，凡是中國的鬼神，無不愛中國，即無不愛中國的種族，沒有什麼和尚尼姑應該奉鬼神，不是和尚尼姑不應該奉鬼神的話。若是鬼神興妖作怪，妄弄禍福，就是鬼神的不知自愛，不成為鬼，不成為神，猶之乎一個無道理的人，人人得而攻之。豈有做人不依道理，可受人唾罵，做鬼神不依道理，都可一律信奉的？孔夫子不語神，不知鬼，我想也是因為鬼神無形，所以懶得講。後來的人，卻看得有尊嚴怪誕兩層，就反把鬼神神專屬了佛道兩家，任一班和尚道士尼姑們顛倒播弄，真真可笑！」

黃通理道：「鬼神究竟是無影無形，怎樣見得有道理沒道理呢？」黃繡球道：「道理在人心上，鬼神就在道理上，一個人合著道理，就算守著鬼神，至於禍福，原從道理上生出，有道理自然獲福，沒道理自然遭禍，禍福只看自家的道理，自愛自取，也沒有什麼形影可尋。確實在有個機關在內，這個機關便是鬼神，隱隱然伏在道理之中。難道鬼神真有個猙獰之狀、高大之貌，同那廟裡塑的、紙上畫的一樣嗎？我是不曾讀書，我也不相信那書上的話，覺得我的意思，論鬼神便是這樣。你想想，我這話講得去，講不去呢？」黃通理道：「聽你的講法，勝如聽宋人所講的一篇語錄，比那講陰陽二氣、良知良能清楚得多。但是發了這一番議論，這樣的叫那和尚尼姑們可以懂得？只怕像我們這村上，就要在紳商士民當中尋一個能懂的，也不容易。」黃繡球道：「你不去管她，我明天且到那覺迷庵去走一遭。」

次日清早，居然僱上一乘轎子，抬到庵內。一下轎，尋著那尼姑，也不等尼姑款接停妥，開口便問：「供的觀音菩薩在那裡？」那尼姑連忙引至一間廂房裡，指著桌上一座龕子，說：「這便是了。」黃繡球不等說完，已在桌子前面俯首下拜，口中還像是喃喃祝告，拜了又拜，伏在地上，好一會工夫，才慢慢的站起身來，神色之間，似乎十分敬異，又在桌邊朝著那龕子望了好一會。那尼姑同那老姑子笑在一旁，說：「請奶奶到中間坐罷。奶奶這樣的誠心，阿彌陀佛！那觀音娘娘，一定要保佑的。」黃繡球又不等她們說完，便一屁股坐在供觀音的桌子下邊一張條凳上，說道：「昨天我聽講這位觀音菩薩。靈得很的話，心上就著實感動。」那尼姑聽此一句，對著那老姑子道：「是呀，昨天我把娘娘放光退賊的事告訴了奶奶，奶奶就只是出神，沒有再比她誠心相信的了。果然奶奶的根基厚，福氣大，娘娘就來感動你了。」黃繡球又正色道：「說來這還了得！你們也掇張凳子坐下。我昨晚做一個夢，真真稀奇，我是千信萬信，只怕你們兩位師傅倒要疑我說誑。如今當著菩薩的面，可要說給你們聽聽。」

那兩個尼姑齊聲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娘娘從來不輕易托夢把人，還記得十幾年前，我們兩師徒，從普陀朝山下來，寄住在寧波

一個人家。這家是個舉人太太，她那舉人老爺去世，又沒有少爺，單留下兩位孫相公，年紀都在二十歲上下。這太太年紀已經望八，薄薄的也有點家私，指望她兩位孫相公，進下鬻門秀才，再連著登個金榜。一直做好事，行方便，冬天施棉衣、施粥、散米票子；夏天施藥、施茶；又起座文昌宮，修魁星閣，造寶塔，什麼好事，都肯做，花的錢也漸漸要完，無奈她兩位孫相公，總連一名秀才都中不上。也是她家祖宗積福，這一回碰著我們這位觀音娘娘，暗中憐惜她的一片善念，有一晚，就托夢點化這位老太太，叫她捐些錢到書院裡去，說是花園裡要養樹木，書院裡要養人才，人才養得多，就可以出秀才了。果然第二天，那位太太托了個人，到書院裡寫了五百弔錢的捐。後來我們走了，聞說這兩年，她兩位孫相公都已當了秀才，這位老太太去年才過世的。自此以外，這位觀音娘娘從沒有什麼夢兆到人。我們可不曉得什麼叫做書院，想必是唸書的園子，同花園差不多的。」黃繡球道：「我昨天做的夢，比你們說的還要神，你們斷乎不能相信，要是不相信，反替你們添一層罪過，不如不說罷。」兩個尼姑怎樣肯依？一面去泡出茶來，一面又坐在凳子上，笑顏動問。

黃繡球卻先將那老年姑子打量了一回，問：「你師傅是幾歲上出家的？俗家姓的什麼？看你的根基，也像個好人家出身，同菩薩大大的有緣。」那老年姑子禁不住拭著眼睛，掉下一點淚來，說：「我也本是個鄉下先生的女兒，老遠的跟我父親到雲、貴、四川各處投親，就嫁了四川的一個芝麻綠豆官，不上年把，就守了寡。又是幾年，我父親也死了，我就在四川峨眉山削的發。後來請了這位觀音娘娘，一直供奉在身邊，眼睜睜活了五十多歲，不是同娘娘有緣，那裡得到今日？」黃繡球道：「這就對了，昨天娘娘托夢於我，說我的話，且慢慢告訴你。倒有兩句說你的話，不曉得你心上服不服？我拿我的話比起來，只怕你聽了也不能不服的。」那老年姑子急忙問是怎樣說法。黃繡球道：「當著娘娘，我也不敢瞎嚼舌頭。娘娘說你一生一世，雖然吃苦修行，保住今世的壽數，免不得來世還要罰做。」說至此縮住了口，道：「這話罪過巴巴的，不要講罷。」老姑子道：「罰做什麼？可憐還要罰我做女人嗎？」

黃繡球道：「女人也是一個人，豈可看輕？能夠仍舊罰做女人倒好了，簡直的說，要罰你做女人當中的娼妓，且說照你的罪名，在常人還不至於罰到如此，因為你做了一世的尼姑，吃了八方，雖是苦度，卻是與人世間一無用場，還有多少虛糜人間的錢財，離間人家的夫婦，不知不覺積下罪惡，所以揀了那又受苦又安享的一種妓女，叫你來世也去受用受用。至於你的罪名何在，就說你不敬重書院裡的唸書人，在書院裡不曾修些功德。其餘的，還不比這個罪大。娘娘又說，你年紀老了，罪孽已滿，死得已快，來不及再點化你，我還有點宿根，同你在前世裡原是姊妹，一旦有緣相會，叫我來囑咐你：從今娘娘要離開你，到別的庵裡去享受香火，或是仍歸峨眉山去了。這是娘娘叫我告訴你的話，對不對，我也並不曉得。那娘娘講我的話，告訴你，你也不知來由，卻在我自己想想，實為靈驗，所以我此來誠心叩謝，意欲請娘娘供奉到我家中去。如蒙慈悲應允，今晚上還請示個夢兆，等再得了夢，再來細談。」

當時一老一少兩個尼姑，聽得面面相覷。那老的更聽得傷心，兩隻眼睛看看龕子裡的觀音菩薩，又看看黃繡球的神色，半晌不語，嗚嗚咽咽哭得出來。忽然望後一側，幾乎倒栽一根蔥，忙即扶到她禪房內，向牀上安睡。一口痰在喉嚨頭唏哩哈拉的響了一陣，又嚥下去，歎了一聲氣，這就閉著眼不聞聲息。嚇得那中年尼姑，渾身發抖，也大哭起來。正哭時，那老姑子又微微的喘了一聲。黃繡球道：「不要緊，且扶她靠在枕頭上來，你去衝碗滾水，給她喝一口看。」後事如何，下回再講。